



端木蕻良說：「丁寧自然不是我自己。」如果這是脂硯齋所指的「煙雲模糊處」的話，端木蕻良顯然不及曹雪芹「狡猾」了。他不能將內心世界的矛盾掩飾得很好，令人不得不懷疑「丁寧的身上流過了我們作者的血液」。¹

在中國新文學史裏，小說中含有「自傳」成分最多的，應推郁達夫。其次，大概是端木蕻良了。對於郁達夫，小說只是表現自己的工具，而端木蕻良卻將小說當作工具去表現他的家族。

讀《科爾沁前史》，使我想到《尚桑短》(Jean Santeuil)。《科爾沁前史》之於《科爾沁旗草原》，與《尚桑短》之於《往事追跡錄》(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)，頗多相似之處。M·普魯斯特將類似的題材寫了兩部作品；端木蕻良也用類似的題材寫了兩部作品。不同的是：《尚桑短》近乎草稿，《往事追跡錄》則

是定稿，而《草原》是定稿，《科爾沁前史》卻不是草稿。《前史》，依我看來，只能算是《草原》的注釋。這種看法，從文體、內容與寫作時間上可以獲得支持。(一)在文體上，《尚桑短》是小說，《往事追跡錄》也是。《科爾沁旗草原》是小說，《科爾沁前史》不是。《前史》是歷史——曹家的家族史。(二)在寫作時間方面，次序也恰好相反。M·普魯斯特先寫《尚桑短》，因為對寫好的稿子不滿，遂以最後十七年的時間與精力撰寫《往事追跡錄》。端木蕻良的《科爾沁旗草原》作於一九三三年，於一九三九年出書；而《科爾沁前史》則發表於太平洋戰爭前夕。從不同的文體中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：端木不是因為對於《草原》不滿才另寫《前史》的。(三)至於內容，《尚桑短》有「許多材料在《往事追跡錄》裏再用，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」。²同樣的情形，《科爾沁旗草原》中的材料，再度出現在《科爾沁前史》裏的，也有不少。為了說明這一點，先舉出一個顯明的例子。



1 巴人：〈直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〉，《窄門集》第一六八頁。

2 J. M. Cocking, Jean Santeuil, *The London Magazine*, vol. 2, no. 11 (Nov. 1955).

《科爾沁旗草原》第三章一開頭就這樣寫：

繼承大爺的呢，是小爺，小爺與大爺最相同的一點，是大爺踢過趙大人的供桌，小爺罵過馬監督……

單看《科爾沁旗草原》而不看《科爾沁前史》，讀者會因人稱的混淆而弄不清楚。「人稱由『小爺』突兀的變成『父親』，因此這人物在故事發展中的時間和地位一下子是無法使人明白的。」³但是，看過《科爾沁前史》，就可以明白了。《前史》第五節中有這麼一段：

我的祖父也想學太爺，太爺打了黃帶子，他就踢了趙大人的供桌，因此挨了主考官的紅槓子，沒有中了舉……

這裏的「他」，指的是端木蕪良的祖父。在《前史》中，端木的祖父「踢了趙大人的供桌」。在《草原》中，大爺「踢過趙大人的供桌」。所以，「大爺」就

是「祖父」。「大爺」既是端木的祖父，「小爺」當然是端木的父親了。其實，《草原》中含糊的地方，大部分可以從《前史》中獲得明確的答案。這就是為甚麼我要說《前史》等於《草原》注釋的理由。

端木與普魯斯特一樣，將用過的材料重用一次，做法雖同，目的各異。普魯斯特在《往事追跡錄》中重用《尚桑短》用過的材料，旨在追求更完美的表現，以期達致較為完整的重組。其情形，與「一個畫家消滅早年的習作，重新畫出一幅傑作」，⁴十分相似。端木的動機，顯然不同。他在《前史》中重用《草原》的材料，似乎在向讀者對他的家族史作一次更明確的解釋。《草原》寫的是一「大家族史的演換」；⁵《前史》寫的也是「大家族史的演換」。題材一樣，表現體式不同。《草原》的材料，是經過藝術加工的；《前史》的材料則是用篩子篩過的。篩掉了《草原》裏的藝術加工，贖下來的是樸實，縱使無華，倒是比較真實的。

3 施本華：〈論端木蕪良的小說〉，載《明報月刊》第一百二十四期。

4 *Jean Santeuil* (Panther edition, 1966). Preface by Andre Maurois.

5 《科爾沁旗草原》後記。

《尚桑短》「在敘述中，更接近普魯斯特的生活」，⁶《科爾沁前史》也是這樣，只是藝術性不高。

端木蕪良「採取了電影片的剪接的方法」寫《草原》，將他的筆當作攝影機，攝取「草原」上的真實。與杜斯·帕索斯一樣，他也企圖「盡其能力所及使他的小說看來只是鏡中的反映」。⁷這種努力，從《科爾沁前史》中，可以找到許多證例。

《科爾沁前史》第六章有這樣的敘述：

我的母親本來是我太爺的佃戶家的女兒，因為長得好看，被我父親看中，所以一定要娶過來。但是在當時父親的名聲是不十分好的，而我的外祖父又是一個十分梗直的人，又加我大舅是個暴躁火性的人，生怕人家罵他為了攀高結貴，出賣了自己的妹妹。……

但是我父親卻期在必行，不顧全鄉人的反對和家人的勸阻，仍然要娶。所以便託媒人去說。遭到了嚴詞拒絕之後，我的父親便決意去「搶親」，他在一個黑夜裏僱了四十多個打手，到黃家去劫親。

怎樣「劫」法？

《科爾沁旗草原》第三章對同樣的事件加上許多顏色：

「院裏院外人都滿了，都是拿着傢什的，前後門都有人截着，端定槍，許進不許出，不分男女。」

母親惘然地把一頂男人的帽子從頭上取下，恨恨地向地上一甩。把頭便埋在手裏，絕望地哭了起來，她的化裝逃走的計劃已經不能實現了。一會兒，她瘋狂地跑到外祖父的炕沿邊，哀求他道：

「答應了罷，事情已經是不能挽回了，再弄就更糟了，爹爹……」母親瘋狂地哀求，外祖父依然像往常一樣鎮定，看不出有一點兒表情。

這時，院心發生了很大的騷擾，叫囂聲，械鬥聲，大舅的怒罵聲，混成了一片。



6 同注二。

7 Jean-Paul Sartre, *Literary Essays*.

母親失望了，她停止了一切的懇求，死了似的木立着。外祖父全身驚恐震動了一下，他掙扎着想起來，旋又躺下，搖了一下頭，父女互相注視了一眼，外祖父便長嘆了一聲，說：

「寧呵，你到那裏，好好的服侍他罷，一切都是命呵！……」

這是一個故事的兩種寫法。《前史》所述，雖然更接近真實，畢竟是貧血的；遠不及《草原》所述的生動、有力。《草原》中的描寫，字從怒生，感染力強，一若潑墨。劉西渭曾指出：茅盾與巴金「都不長於描寫」。⁸這句話的正確性，誰也不能否定。在現代中國小說家中，長於描寫的，端木蕻良是極少數中間的一個。「在語言藝術的創造」上，巴人認為：《科爾沁旗草原》「超過了自有新文學以來的一切作品」。⁹巴金「所有的作品都是從『生活』裏來的」。¹⁰端木蕻良則將「生活」寫在作品裏。巴金「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寫感情，講故事」。¹¹《科爾沁旗草原》是端木蕻良早期的作品。在「講故事」時，端木「為太感情了的感情奔馳在和理智完全不相容的一面」。¹²巴金「感情豐富」，¹³自認「不是一個冷靜的作者」，「沒法創造精心結構的藝術品」。¹⁴端木則不同。太感情了的感情

使他寫出「成就超過茅盾的《子夜》」¹⁵的《科爾沁旗草原》。巴金的「熱情造成他敘述的流暢」¹⁶，但流暢不是達致藝術境地的重要條件，有時，它會像急流般沖淡作品的藝術性。《草原》雖然艱深晦澀，卻有細緻的描寫。這種描寫，《科爾沁前史》是沒有的。這種描寫，使《草原》具有李長之所說的「藝術中的絕對性」。《科爾沁前史》與《科爾沁旗草原》有許多不同的地方，這是主要的。

從事實境域（《科爾沁前史》）進入藝術境域（《科爾沁旗草原》）時，端木蕻良筆底下的人物變成舞台上的優秀演員，一言一語，舉手投足，無不具有叩人



- 8 劉西渭：《咀華集》，第十四頁。
- 9 同注一。
- 10 《巴金文集》，第十四卷，第四五三頁。
- 11 《巴金文集》，第七卷，第四七〇頁。
- 12 同注五。
- 13 《巴金文集》第七卷，第四七一頁。
- 14 同上注。
- 15 夏志清：《端木蕻良作品補遺》。載《明報月刊》第一一七期。
- 16 劉西渭：《咀華集》，第十三頁。

心弦的感染力；反之，從藝術境界（《科爾沁旗草原》）進入事實境界（《科爾沁前史》）時，這些人物等於洩了氣的皮球，用力拍時，彈得起，彈不高。

寫《科爾沁前史》時，端木蕻良在敘述家人的故事時揭露自己，並不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時揭露他的家人。在《前史》中，他不是主角。

雖然不是主角，即使粗心的讀者，在閱讀這部作品時，也很容易對他組成一個清晰而又深切的認識。理由是：當他對家人作冷眼旁觀式的分析時，竟不自覺地分析了自己。他這樣寫他的大表哥：

……他年紀比我大哥大一兩歲，他們都叫他「大祥哥」，他稱呼大

哥二哥三哥只叫他們的學名，可是他雖然和我年紀相差很大，但他不叫

我的學名，叫我四先生，叫我妹妹作小妹妹。

寫的是大表哥，卻使自己像水晶球一般呈露在讀者眼前。郁達夫小說中的主角所做的事情，往往也是郁達夫自己做過的事情。「在探究郁達夫的自傳成分，

是不需要依賴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。」¹⁷即使用第三人稱寫的小說中，也可以找到郁達夫自傳式的事件。端木蕻良的作品，大部分用第三人稱寫。在《科爾沁旗草原》中，也採用第三人稱寫自己；但在《科爾沁前史》中，就用第一人稱寫自己了。《草原》是丁家的家族史；《前史》是曹家的家族史。他姓曹。這是他的自傳的一部分。

他說《科爾沁旗草原》是「以科爾沁旗的首戶丁家為模型而寫的」。¹⁸但是，到了寫《科爾沁前史》時，因為捨不得離開真實，就爽爽快快地寫出「曹」家了。換言之，寫《草原》時，他是躲在故事背後的；寫《前史》時，就跳入故事了。

《科爾沁前史》的敘述是概括的，與《草原》不同。事實上，它只是率直的敘述，文采不顯，缺乏艷麗。不將它當作小說，就可以找到它的價值。它甚至為我們解答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：端木蕻良為甚麼從事創作？



17 Anna Dolzakov, Yu Ta-Fu, *Specific Trait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*, P.77.

18 同注五。

❖

【三】

以鬯先生：

手示及惠書皆收，因病遲覆，請諒。今遵醫囑，禁我過勞，因之不能一一作覆，當承原宥。先生自一九三六即收集拙作，致力勤懇，深為感謝。有的書目我已忘卻，我正如熊瞎子掰（編按：似為「掰」）苞米，一路往前趕一路丟。如您論及我談《紅樓夢》文，解放前我曾在貴陽青年會作過《紅樓夢》八講，我追憶許久，未能想起發表於何刊。我最近正寫歷史人物小說《曹雪芹》，十月廿二日承上海《文匯報》相約發表短箋，曾道及此事，可找來一閱，尚希指教為幸。

甚盼將 Howard Goldblatt 的《蕭紅評傳》見惠，無任感盼。其他有關書刊，亦請時為惠寄，餘不一一。

順此，即候

撰安

端木蕻良

十月廿九日夜

《紅糧》（編按：「糧」的簡體字）係另一長篇，余因生活顛沛，幾個長篇都未能卒篇耳。又及。「蕻」字魯迅先生解為「雪里蕻」，是矣。再及，耀明先生希代候。

❖

【四】

蕻良先生：

惠函敬悉。謝謝。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夠與先生通信，終於如願以償，非常高興。

Howard Goldblatt（葛浩文）的《蕭紅評傳》另函寄上，因頁數較多，分兩次寄。讀後，望將感想見告。

其他有關文字，自當陸續寄上。

拙作《端木蕻良論》初版僅印二千本，已售罄，書店無意再版。我打算多寫幾篇，交給另一家出版社出增訂本。

出版《端木蕻良論》的書店，最近出了一本《端木蕻良選集》（見編注一）。此書〈前言〉一部分根據拙作寫成。您收齊《蕭紅評傳》後，當續寄此書。

關於傳記資料，雖有《科爾沁前史》可以參考，我還是希望您能將出生地點與年月、原名、小名、學名、別號、筆名（除端木蕻良外）及學歷告訴我。

聽朋友說，您曾在此間《星島日報》副刊發表過一個長篇，後來改編為電影《水上人家》。我查閱合訂本，只找到〈海港復仇記〉。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短篇？

拙作〈端木蕻良看《紅樓夢》〉係讀了〈論懺悔貴族〉之後寫的。〈論懺悔貴族〉刊於《時代批評》第六十九期。

您寫《曹雪芹》，一定可以寫得很好的。（這是大喜訊。）

上海《文匯報》，此間不易見到，正託朋友尋找中。

匆匆奉陳，順頌

著安

劉以鬯上

十一月十八日

隨函奉上拙作兩篇：（一）〈蕭紅的《馬伯樂》續稿〉；（二）〈除夕〉。〈除夕〉寫曹雪芹的最後，係九年前舊作，已收入短篇集，請指正。又及。

編注一

這本選集為梅子所編，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七八年出版。內收短篇小說：〈鶯鶯湖的憂鬱〉、〈爺爺為甚麼不吃高粱米粥〉、〈遙遠的風砂〉、〈渾河的急流〉、〈風陵渡〉、〈螺螄谷〉、〈可塑性的〉七篇；散文：〈在草原上〉、〈花一樣的石頭〉、〈傳說〉、〈節日〉四篇。書前有編者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撰寫的三千多字〈前言〉。

❖

【五】

以鬯先生：

葛浩文先生《蕭紅評傳》全部收到。至謝至謝！《端木蕻良論》請續寄。我最近病又加重，看書一過十幾分鐘，便發病。所以看寫都不能如意。關於《馬伯樂》續集，因為我未見「重慶大時代」版，因此不能判斷，待閱讀後，即可告知。山東大學編作家詞典有我一小傳，稍加改動，附上。我的小名，是蘭柱，大概是攔住的意思。金詠徵是為《小城三月》插圖用的筆名，「小城三月」四字是蕭紅親筆。按時間這是她最後作品。我的筆名是金詠徵還是金詠寬，只用過這一次，我記不清了，請核對。望舒在編星島副刊時曾代美(Sally)約我寫長篇，我未答應。除《大江》外我未寫另一長篇。下次再談，匆匆，即頌
撰祺 病又犯，請諒！

端木

一九七八·十一月廿八日

❖

【六】

蕻良先生：

十一月廿八日手教謹悉。承賜傳記資料，謝謝。這篇資料，字數雖少，卻很重要，對我所作的研究工作，極有幫助。（文中〈遙遠的風砂〉之「砂」字寫作「沙」；〈渾河的急流〉之「急」字寫作「激」。不知何故？）我仍在研讀並蒐集大作，希望集到足夠的材料時能夠寫一本《端木蕻良傳》或《端木蕻良評傳》（見編注二）出來。我知道：為您寫傳記，我不是適當的人。不過，您的幫助也許可以彌補我的不足。目前，在海外蒐集有關的資料，相當困難。比如：〈幾號門牌〉與〈上海潮〉，我以前聽也沒有聽過。您不提，我就知道了。海外圖書館雖多，想找這兩篇發表於三四十年前的小說（特別是發表在桂林報紙上的〈幾號門牌〉），等於海底撈針，難到極點。（您的〈紀念蕭紅向黨致敬〉，是在西德圖書館找到的。）您正在帶病撰寫《曹雪芹》，我不敢要求您給我太多的幫助。

您寫《曹雪芹》，是文壇的重要事情，應該讓海外讀者知道的。但是，截至

目前為止，我還沒有找到十月廿二日的上海《文匯報》。不知道能不能請別人抄寫一份寄給我？

重慶大時代版《馬伯樂》有沒有找到？該書有沒有包括續集？《時代文學》第五、六號有一頁廣告，係「香港時代書局」刊登的，《馬伯樂》下面註有「上集已出」四個字。

戴望舒先生，我也認識。一九四六年我辦的出版社曾出過他譯的《惡之華掇英》。

《端木蕻良選集》一冊，已另行寄上。隨函奉上《大拇指》半月刊半頁，內有介紹該書之短文一篇。

請告訴我：您是何月何日誕生的？生肖？

勿此敬頌

撰安

以邕上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日

編注二 所云《端木蕻良傳》或《端木蕻良評傳》，終未見完成。

〔七〕

蕻良先生：

大作〈寫在蕉葉上的信〉已由此間《新晚報》轉載，不必寄給我了。這是一篇好文章，鞭辟入裏，擲地有聲。尤其是一「他發現，所以他叛逆」的看法，非常重要。我急於要讀《曹雪芹》了。如果可能的話，請告訴我，這部小說甚麼時候可以問世？

匆匆 敬頌

著安

以邕上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五日

❖

「八」

以鬯先生：

兩信及寄書皆收，至為感謝，尊著《端木蕻良論》仍望寄來，以求全璧。今晚為本年最後一個夜，燈下作覆亦一樂事，敬祝新年康樂。我也正因趕寫《曹雪芹》，有此（編按：似為「些」）東西來不及作覆，因為冠心病纏身，不能很好工作，只得見縫插針來搞。

承問生肖，我是一九一二生，屬鼠的。我的學名是曹京平，京是「莫可」（編按：「可」似為「之」）與京」的「京」，平是「屈平」的「平」，也是起名的原意。

蘭柱是我的乳名。我因病精神不濟，每一集中精神，即常發病，寫信亦然，故常有筆誤。如寄尊信中，誤作：「激」及「沙」，即其例也。知關心《曹雪芹》之完成，此文消息一出，謬蒙朋友及讀者口頭及函信問詢，紛至沓來，但願病不大犯，早日完成，以符雅望耳。順頌

新禧

端木

一九七九、一月一日

❖

「九」

蕻良先生：

手書敬悉。承賜鍾汝霖先生之〈反帝愛國女作家蕭紅〉，謝謝。此文資料豐富，極有用處。文中所提〈五行山血曲〉我沒有見過，不知最早發表於何處？便中請示該書出版年月及書店名稱。

隨函奉上拙作《端木蕻良論》第二部分；第三部分另信同時寄出。拙作謬誤必多，請指正。

匆此敬頌

著安

以鬯上

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